

中学生作文漫谈

文苑春雨

胡甫夏 李观鼎

重 庆 出 版 社

中学生作文漫谈

文苑春雨

重 庆 出 版 社

一九八五年·重庆



责任编辑 蒲华清

封面设计 王仲莉

文苑春雨——中学生作文漫谈

重庆出版社出版(重庆李子坝正街102号)
新华书店重庆发行所发行
达县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6.5 插页 2 字数 135千
1985年2月第一版 1985年2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65,250

书号: 7114·277

定价: 0.75元

序

作文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又是一件决不容忽视的事。在我国历史上曾经把作文看得不适当的重要。一方面是以文取士，考举人考进士就是考作文章；一方面是稍不小心就会因文章中一字一句不妥惹出麻烦，轻则丢官罢职，重则罹祸杀身，更重的会造成文字大狱，株连家属亲属几十几百口之众。作文成了关系个人前程以至身家性命的大事。所谓迁客骚人，文苑英才，无非是能文善诗，这些人可能是仕途坎坷，抑郁终生，也可能根本不入仕途，安贫守贱，然而终不失为风流韵士，以至扬名后世。因此，文章之学历来受到极大的重视，论文之作，汗牛充栋。与此同时，对口头语言却极端忽视。从南朝梁昭明太子肖统的《文选》起，以后每朝每代都有多种文章总集或选集或别集，直到清桐城派大师姚鼐编的《古文辞类纂》，对文章的分类方法有多种，但是从来没有过“演说词”一目。这与西方世界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过度的重文轻语，产生了许多流弊，直到今天我们还可以清楚地感觉到这些弊端的影响。时至今日，人跟人的接触越来越

频繁，通讯设备越来越发达，人不仅用口头语言跟别人打交道，已经在用口头语言跟机器打交道。口头语言的重要性越来越明显。重视和加强青少年儿童的口头语言训练十分重要，十分迫切。

尽管如此，作文训练仍旧是万万不可忽视的。

文学生活是人们精神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书面的文学创作不可能废弃。即使有了话剧、电影、电视这些综合性的艺术形式，仍旧不能不以书面的文学创作为基础。日常生活里需要写，日常工作中需要写，谈政治，谈理论，谈科学，谈技术，都需要写。出版物不是越来越少，而是越来越多，并且正在成倍地增长。说的训练要重视，写的训练也要重视。历史上过分重文轻语，不对；如果倒转过来，重语轻文，也不对。不是哪个应重，哪个当轻的问题，更没有谁依赖谁或者谁可以取代谁的问题，而是要根据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的客观上的实际关系，根据现实生活、工作、科学发展的实际需要，把二者的关系处理好，把两方面的训练处理好，使它们既有分工又有合作，互相依存，互相促进。

单说作文。由于历史上曾经对作文长时期采取偏颇的作法，流弊之一是使青少年儿童往往视作文为畏途。他们看不到作文的实际用途，只看到它是一种考试，一种压力；他们更感觉不到作文的趣味，只觉得是一种很难对付的苦事。这不能责怪孩子们，只能责怪历史传统加于教者的枷锁所产生的不得法的教法。

实际上作文训练不仅仅是训练孩子们去“作”文，而是在教给他们一种实际需要的工作能力，更重要的是在训练他们的思想，训练他们思维的缜密性和敏捷性，训练他们的组

织能力和创造能力。要使作文训练收到好的效果，必须让孩子们清晰地认识到作文是有用的，感觉到作文是有趣的，可是要作得好需要具备一些必要的知识，需要下点工夫去训练。要使他们心甘情愿地很有兴趣地去学去练。

胡甫夏、李观鼎两位同志合写的这本书是朝着这个方向去作了。讲知识，重实用，有趣味，让人爱读，读了觉得有启发，有用处。这种努力是值得称道的。书成，嘱序，把上边这些意思提供给读者同志们参考。

张志公

1984年7月

目 录

序.....	张志公 (1)
情真理直出佳作.....	(1)
生活的启示.....	(6)
红色的柳絮.....	(12)
怎样观察生活.....	(17)
深化主题.....	(21)
把题目变成自己的.....	(26)
——怎样审题	
文章的题目.....	(31)
——怎样标题	
美丽的“凤头”.....	(35)
——怎样开头	
精干的豹尾.....	(40)
——怎样结尾	
意尽之后.....	(45)

构思贵在创新..... (49)

“你能把蛋竖起来吗？”..... (55)

剪裁妙处非刀尺..... (60)

联想的梭子..... (66)

闻其声，知其人..... (73)

说“准确”..... (80)

语序中的奥妙..... (85)

王勃的句子该不该改..... (90)

——虚词趣谈

学一点古文..... (95)

鲜桃与烂梨..... (100)

浅谈意境..... (104)

放风筝的艺术..... (108)

——也谈散文的特点

立体电影的启发..... (114)

从彩色电视机所想到的..... (120)

——谈文章中的色彩

细节虽小，关系全局..... (126)

眼睛——心灵的窗户..... (130)

环境描写小议..... (134)

花香是怎样画出来的..... (139)

妙喻不过三..... (143)

比喻的连用..... (147)

谈苏东坡错续咏菊诗..... (150)

理直则气壮..... (155)

义贵圆通，辞忌枝碎..... (160)

博学多识、用人若己.....	(164)
驳论文不难写.....	(169)
南郭先生逃到哪里去了.....	(174)
——怎样写读后感	
水中盐，蜜中花.....	(178)
——谈诗歌中的哲理	
托物言志.....	(183)
大山和小人.....	(189)
文章的眉目.....	(194)
——标点趣谈	

情真理直出佳作

写文章，须求感情的真，要“言为心声”，不矫饰、不造作，字字真情，句句实意，这才能打动读者。冰心说过：“我平日总想以‘真’为写作的唯一条件”，她甚至把童心看做一种最高的真实境界。由于她抒写的是自己心灵中的感动，所以她在写散文《往事》时，“不须思索，没有着力，而回忆如大河泛决，奔越四流。”写成之文清新隽丽、亲切感人。朱自清的散文脍炙人口，原因也在于“情真”。他写的《背影》朴实无华，但文中所记父亲对儿子的厚爱，儿子对父亲的深情，以及由离别的情景所引起的对人生的感慨和对旧社会的愤愤之情，却洋溢在字里行间，催人泪下。刘勰《文心雕龙·情采》篇中说：“夫桃李不言而成蹊，有实存也；男子树兰而不芳，无其情也。”的确，文章以情动人，缺乏真情实感，靠虚张声势、堆砌词藻，是不能成就一篇佳文的。

当然，情还有高下之分，有个人的私情，也有阶级的爱憎。郭沫若才情横溢，他的《女神》公认是最有激情的诗章，但《女神》抒发的并非个人的哀怨离愁，而是火山爆发

般的爱国之情，是体现“五四”时代精神的革命之情。艾青的诗也以真挚深切的感情著称于世，同样，他的诗决不萦绕于个人的小天地之中。他写的《大堰河——我的保姆》，虽是对自己乳母的赞颂和悼念，表达的却是时代的阶级的爱憎。艾青说过：“诗人的‘我’，很少场合是指他自己的。大多数的场合，诗人应该借‘我’来传达一个时代的感情与愿望。”可见，作家抒写的“情”中都含有一定的“理”，而作家从人生社会中揭示出来的“理”正确与否，符合不符合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代表不广大人民的利益，便决定了感情的高尚与低下。自然，“理”在文学作品中不能脱离了情而存在，“情”和“理”一步一步深化的过程，总是同时进行着的。因此，作者的“情”和“理”都融化在他所写的细致、生动、深刻的生活真实里。”（曹禺：《漫谈剧作》）作家只有将“情”与“理”在时代的高度上融合为一体，做到情真而理直，才能创作出具有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的作用和能给读者以艺术享受的优秀作品。

文学史上有些庸俗文人却并非这样。他们或视文章如游戏，以吟风弄月消遣；或将文章作敲门砖，为腐朽的统治阶级歌功颂德。远的不说，曾被鲁迅痛斥的“鸳鸯蝴蝶派”及“现代评论派”中不少人即是如此。他们所写虽多，但内容陈腐、情伪理屈，早为人所不齿。奇怪的是，现在也有一些作者，不从丰富多采的生活海洋中去吸取养料，而是闭门造车，任意编造耸人听闻的离奇故事。还有个别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恶性膨胀的人，打着思想解放的旗号，肆意推销资产阶级的人性论和早已过时的资产阶级个性解放、个人主义的破烂货。他们露骨地鼓吹男女之间的不正当关系，不加批判地去表现

个人极端自私的阴暗心理，歪曲和丑化今天的现实生活，这种背情背理的作品，只会污染读者的眼目、毒害读者的心灵。

鲁迅说：“比较是医治受骗的好方子”。同学们读课外作品，要善于动脑，要多加比较。这样，就可以从那些情真理直的好作品中吸取丰富的养料。而不受那些瞎编乱造的坏作品的骗。

附：

侧 影

浙江省东阳县东阳中学高三 陆 月 望

朱自清“最不能忘记”父亲的背影。那记忆，充满着依恋、眷念和温存，并且带着一种无可排解的伤感；而我更不能忘记父亲的侧影。那侧影，在我记忆的长河里，同样充满着依恋、眷念和温存，但更有一种自豪之情冲洗了曾经有过的伤感的印痕。

自从我懂事的那天起，我就认识到父亲的侧影象一张弓。

记得八岁那年，父亲陪我去上学。一路上，一些不晓事理的小学生以一种嘲笑的眼光注视着他们。他们一边走一边骂着：“驼背，驼背！”我爱父亲，但我没有力量能使父亲不受那种被人亵渎的厄运。这在我幼小的心灵里第一次留下了伤感的鲜明印记。但是，我倔强的秉性没有使自己因此丧志。相反，我咬紧牙关，日以继夜地苦读，成绩往往在班里

遥遥领先。

期末，我在班内被评上“三好”学生，可是大队贫管组不批准。这天傍晚，我正为此深感委屈和伤心，父亲过来轻轻地对我说：“别伤心。爸妈心里都知道，一张奖状并无多大用处，有用的是学得为人民服务的真才实学。”说着，父亲走近窗口，手把窗棂，遥望着天边依稀的山峦，那眼中充满着疑惑、忧郁和怨愤。那侧影确象一张弓——一张绷得很紧的弓，似乎要把一支无形的利箭射向茫茫夜空！那时，我不能完全理解作为一个教师的父亲对祖国教育事业的忧虑。但看到那侧影，我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委屈，心头一酸，泪水夺眶而出。

就在那天晚上，父亲第一次让我翻看那本珍藏在箱底的影集。从中我看到了一个与眼前完全两样的健美的父亲的形象。那侧影，是那样地挺拔、刚毅，充满着蓬勃的朝气和对生活对理想的追求与向往。我不禁感到惊诧。父亲大概从我瞪大的眼睛中发现了这一点，他告诉了我事变的缘由。

五四年八月。作为解放后党保送培养的第一批大学生中的一员，他是怀着怎样虔诚的心告别了大学的高楼，迈进那准备献出自己毕生精力的教育园地——东阳中学的啊！父亲走上工作岗位后，满腔热情，并且很快地显露了他的工作才干。当时，父亲年轻力壮，风华正茂，承担了十二个高中班的化学课程，每周课时达二十四节之多，此外还担任理化组的政治学习组长。就这样，父亲挑着那副沉重的担子，长年累月、日日夜夜、以自己青春的血汗来浇灌祖国的簇簇鲜花。他住房的墙壁上，贴上了一张张“先进工作者”的奖状。可谁也未曾想到，他那年轻的躯体里却潜伏着深刻的危机。起初

他感到有些腰酸难熬，继而背疼阵阵发作，有时躺在床上，凶恶的病魔变本加厉地摧残着父亲孱弱的躯体。一天傍晚，他终于病倒了。父亲患的是类风湿性脊椎炎。经医生诊断，病情恶化，可能导致终身残废。这对于正满怀激情为党的教育事业挥汗大干的父亲是怎样猛烈的一击啊！紧接着，内乱开始，那政治厄运，致使父亲的病情日甚一日，炎症侵入骨髓。本来挺直的父亲终于弯成了一张“弓”，一张无人过问的废弓。伴随着他的是妈妈的叹息，哥哥姐姐的悲戚，我和弟弟的眼泪……

一九七七年的春天是明媚的。长期病休在家的父亲再也闲不住了。他抖擞精神，拖着那弯曲的身躯，重新拿起教棒，走上了他心目中神圣的讲台。从此，他废寝忘食地埋头于教学工作。学校的实验仪器年久失修，化学试剂乱成一堆。父亲就利用课余、假日，一个人钻进实验室，精心修理，妥善放置，整理得井井有序。一个星期六的下午，我无意中从父亲讲课的教室旁经过，看到父亲正在黑板上写化学分子式。那站台上的姿态，使我的心倏然感到了一阵震颤。父亲微微踮起一只脚，身体竭力向后侧，仰着脖子，伸手板书。那侧影简直就是一张张开了的弓。这劲弓，不正猛扣着知识的金箭，引导学生，对准了那科学的高处吗？

这时候，我仿佛看到了父亲在新长征中，跃马挥弓，英勇拼搏的无比美好的身影。此时此刻，一种从未有过的自豪感，在我胸中油然而生，从而完全抹去了长期深藏在我心中的伤感的阴影。

（本文获1982年华东六省一市中学生作文比赛一等奖）

生活的启示

鲁迅一生写了二十几篇小说，成功地塑造的典型形象有好几十个。鲁迅做到这一点，原因很多，但最重要的是他善于从生活的启示中领悟出人生的真谛，从现实生活中去寻找打开创作之门的钥匙。

他在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中塑造的狂人形象，就有着深厚的生活根基。1916年10月的一天傍晚，鲁迅的姨兄弟阮久荪突然从山西太原来到北京找他，这个人一进门就慌慌张张地对鲁迅说有人要杀他，一边说，一边东张西望，唯恐有外人进来。鲁迅是学过医的，和他谈不几句就发现他是一个“迫害狂”患者，当天鲁迅留他住下，第二天一早就送他去医院看病。一路上，狂人仍十分惊恐，看到背枪站岗的巡警也以为是要杀他的人，在就医之前，狂人还写了一封绝命书，委托鲁迅带给他家里。信上这样写的：

“母亲大人膝下，泣禀者，繁峙县知事性柔弱，寻常事大抵哥哥代定主意，是以受恨者甚多。此次是繁邑绅商各界，密议决定，设计陷害，各捐资金，沿途贿属，竟将哥

哥与弟致之死地。情不胜细述，将来报上自有登记。……

这件事给了鲁迅很深的印象。后来他为了“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便以此为线索，巧妙地将“迫害狂”患者的特殊心理与剖析现实社会结合起来，写成了震惊中国文坛的《狂人日记》。

生活是创作的源泉，古人说：“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鲁迅就非常反对脱离生活的“凭空创造”，他主张：作者要写出作品来，“对于其中的事情，虽然不必亲历过，最好是经历过。”（《叶紫作〈丰收〉序》）他笔下的众多人物形象都不是凭空创造的，象阿Q、闰土、陈士成等等都有生活中的原型，只不过鲁迅在创作时综合了更多的这一类人的特点，加以概括集中，使之典型化罢了。

当然，并非有了生活，就能写作，只有善于从生活中“所遇、所见、所闻”以及所作的事情中得到启示，并认真思考，有所发现，才能够打开创作的闸门，写出既有生活气息，又有现实意义的作品。1936年春，老舍在山东大学教书时，听一位朋友谈到他在北平时曾用过一个车夫，此车夫买了车又卖掉，如此者三，末了还是受穷。他还说到另一个车夫被军队抓去，趁军队转移之机，偷偷牵回三匹骆驼。朋友的话勾起了老舍对北平下层劳苦群众生活的记忆，激起了他创作的热情。但他并未就此动笔，而是入迷似地去搜集材料，苦苦思索小说的主题、人物、情节和结构，这才终于创作出《骆驼祥子》。老舍曾说：“哪一部象样的作品不是期待多时呢，积了十几年对洋车夫的生活的观察，我才写出《骆驼祥子》啊！”而且由于“思索的时间长，笔尖上便能滴出血与泪来。”

应该说真正站得住的作品都不可能是作者主观臆造的结

果。果戈里的《钦差大臣》情节何等高奇，人物多么滑稽，但这也是作者受了一件真事的启发而写成的；茅盾的《子夜》结构何其雄伟，人物何其众多，但其中主要的情节都有着现实生活的依据，主要的人物也都有生活中的原型。

徐晔同学写的《在希望的田野上》，展开想象的翅膀，畅想未来，写的是2000年的事，但读起来，人们一点也不感到虚假和漂浮，因为文章中所描绘的一切都没有离开现实生活的根基。事实上，徐晔同学能写出这篇作品，正是因为她热爱今天的生活，了解今天的世界。她不仅阅读了大量的文艺作品和知识性读物，更重要的还在于她亲自到农村去看山、看水，了解到了农民的生活和希望。她曾对前去采访她的记者说：“生活的积累，开始并不感到有多么明显的益处，但生活积累到一定程度，一旦用于写作，就象春潮溢满的清潭，一打开闸门，欢腾的瀑布就会泄潮而下，自然而然地流入笔端了。”

现实生活中倒也有些人写了些与生活毫不相关的“奇趣”“轶闻”，瞎编了些荒诞故事，但这些所谓的作品是毫无生命的一堆废纸。

附：

在希望的田野上

北京五中高二（5班） 徐 晔

晋北农场又迎来了一个金色的麦秋，一望无际的田野上